

困境应该更加发挥民间力量，抵制，举报这些不正当甚至非法行为，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劳动保护法的执行力度、切实监察招童工的行为，不给人贩老板可乘之机。

(5) 网络力量的整合

(a) 对已有的社会网络进行信息整合

随着社会对新疆流浪儿童的认识越来越深，网络救助平台也日益增多，相关网站数十个、微博近百个，每个平台都存在着不同的信息，存在重叠更新不同步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这些网络平台进行统一整合，为救助工作提供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加强各网络平台的联系以及信息的及时更新，在救助系统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更加及时的更正各类信息。

(b) 建立志愿者网络平台

考虑到在新疆内地流浪儿童救助工作中对语言和专业化的特殊需要，以及在救助工作中对满足以上两种能力的工作者的大量需求，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志愿者网络平台。一方面，招募善于用维吾尔语交流或双语交流的志愿者；另一方面，可以保证这些招募的志愿者在介入救助服务之前可以有效地接受专业的社会工作、心理方面等专业服务培训和督导，并能够合理划分志愿地区和安排志愿批次，最终达到提高救助服务水平达到理想效果的目的。

(五) 总结分析

本文通过对政策制度、机制、相关人员及社会四个层面研究以及从新疆当地经济水平、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殊状况出发，以从救助部门、社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五个角度拟定了针对性的介入对策方法，分析讨论在现有条件下如何组织新疆内地“流浪”儿童顺利回疆，保证救助工作的有效性，保障这些被救助回归家庭、等待重回社会的孩子能够正常地融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其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

引用文献：

- 【1】安怀世，流浪儿童问题的国际背景和干预途径[J].社会福利, 2002, (10).
- 【2】王思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6).
- 【3】张明锁，为什么流浪[J].青年研究, 2002, (12).
- 【4】张奇安、张建平，建立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基础的流浪儿童救助体系[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
- 【5】孙莹，儿童流浪行为分析及其干预策略[A].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6).
- 【6】薛在兴，社会排斥理论与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 2005, (10).
- 【7】程福财，流浪儿童的街头生活及其“受害”——基于民族志调查的发现[J].青年研究. 2006(09)
- 【8】布力布力·艾克热木，新疆南疆维吾尔族流浪儿童问题的成因及对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 2009,7.
- 【9】李晓霞，新疆流浪儿童问题调查——兼论个体行为对族群形象及地区形象的影响[J].2004(1)
- 【10】续西发，关于新疆少数民族流浪儿童问题 (J).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网络文章】

无“文化战略”，无新疆稳定

王 强

一旦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族文化，由于原教旨主义的绝对自我封闭性，所有的问题就被异化为“异教徒”与“教徒”的斗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通过“圣战”，消灭异教徒。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这种逻辑。

驾车冲击天安门暴恐事件、以及 2009 年 7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流血事件后，新疆每年都发生的恐怖暴力事件，并不能说明“经济+民生”为核心的柔性战略有问题，而是这一战略不能应对新疆出现新的挑战，以至于出现了经济发展、暴力恐怖增多的悖论现象。

新疆新的挑战是什么？是输入型的原教旨主义。

走出和田飞机场，恍如进入了电视画面中的伊朗。映入眼帘的是一身阿拉伯传统黑罩袍的本地女性，几乎看不到身着维吾尔多彩的传统服饰的本地女性。调研得知，在和田的农村地区，妇女被原教旨主义严格束缚，如果妇女穿戴维吾尔族传统服饰，而不是阿拉伯黑罩袍，出现在街道上，就会被当地青年殴打。农村商店里不出售酒，甚至是烟，因为如果有商店被发现存有酒，隔天就会被青年纵火，店主被殴打。更有甚者，在维吾尔族婚礼上，传承千年的歌舞活动，被斥之为违反伊斯兰教义而被禁止。而据老乡的口述，在 10 年前，即便是 5 年前，和田维族群众也还是身着绚丽多彩的维吾尔服饰；饭后弹起“热瓦普”（维族特有乐器），无论贫富，男男女女边唱边跳；婚礼上的歌舞表演更是热闹非凡。

现象背后，可以推断，输入型的原教旨主义在和田的某些地区已经在取代维吾尔固有文化。毋庸讳言，这种维吾尔文化被原教旨主义破坏的现象不仅仅限于和田，在整个南疆地区都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事实上，走访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居住几十年的老人，据他们讲，以前乌鲁木齐几乎看不到妇女穿阿拉伯传统罩袍，现在逐年增多；维族人的婚礼也没有以前的热闹喜庆了。

如果任其发展，原教旨主义必然取代维吾尔文化。无论是保存下来的文字图画的记录、还是维吾尔老人的讲述，都可以清楚证明，自从维吾尔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以来，维吾尔族信奉的都是温和的伊斯兰教义；同时由于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所以维吾尔文化是一种在温和的伊斯兰教义基础上，融合了各种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世俗化的文化。这与绝对自我封闭、反对现代化，以宗教为借口宣扬暴力的原教旨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政府是公共利益信托责任人，因此不能再坐视原教旨主义在新疆破坏维吾尔文化。中国迫切需要推出一个以打击原教旨主义，保护与发展维吾尔文化的新疆文化战略。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不仅仅是保护维吾尔文化的需要，也是新疆稳定的需要。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族文化，由于原教旨主义的绝对自我封闭性，所有的问题就被异化为“异教徒”与“教徒”的斗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剩下通过“圣战”，消灭异教徒。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这种逻辑。

1963 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推出了以 2000 年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为目标的“白色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白色革命的 12 条改革计划包括了政教分离、废除宗教法庭权利、没收伊斯兰教组织的土地分配给佃农。1963 年，霍梅尼的公开演讲中批评改革，理由之一是怀疑国王是“异教徒”。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土地改革。理论上，90% 以上的佃农因为土地改革得到土地，国家的补贴贷款随后跟进，促进生产，土地改革没有失败的道理。但事实上，这些佃农并没有做好土地主人的准备，佃农很快将无偿得到的土地抵押给放高利

贷者，最终不仅没有因为拥有土地而改善生活，而且背负沉重的债务。而对伊朗农业至关重要的坎儿井（干旱区特有的暗渠水利系统）由于没有了由地主组织的维护而毁坏，丧失水源后，数千个有生产力的村庄也将随之衰退。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在演讲磁带将经济问题归咎于国王巴列维是“犹太人的代理人、头部被石头砸碎的美国大蛇”。

霍梅尼的演讲磁带被偷运到伊朗，私下里广为传播，大行其道。在原教旨主义信徒看来，既然是异教徒迫害教徒，出现了经济问题，于是以清理国王这个异教徒为目标的圣战，成为解决问题唯一的选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约有 10% 的国民参与了伊斯兰革命。与此比较，开启欧洲大陆资本立宪改革的法国大革命，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 2%。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之处还在于，绝对贫困人口在革命后的头六年内增加 45%，且外有西方制裁、阿拉伯国家联合抵制的情况下，政教合一的伊朗现政权能够稳固下来。而原教旨主义最恐怖的地方，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漠视。霍梅尼的名言就是：流血是必要的，伊朗流血越多，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在已经出现原教旨主义文化破坏维吾尔传统文化，并威胁新疆稳定的苗头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不能再回避。以经济发展迂回“柔性”对付原教旨主义，全世界尚未有成功先例，反而有伊朗的教训。**伊朗的事例说明经济发展（通过白色革命，伊朗的人均 GDP 从 1961 年的 160 美元跃增为 1978 年的 2200 美元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反而可能刺激原教旨主义蔓延。**笔者认为，一个保护维吾尔文化，打击原教旨主义的战略必然会得到维吾尔的开明人士、知识分子的支持。原教旨主义革命在伊朗胜利后，伊朗知识分子，开明人士的不是被迫害入狱、就是流亡他国。

同样，这样一个文化战略也会得到维吾尔的上层精英的支持，因为原教旨主义完全取代维吾尔传统文化之始，就是维吾尔族回归到“反现代化”的“中世纪”的开始。这样一个战略，还会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的支持。因为一旦原教旨主义在中国新疆站住了脚，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向中亚扩散，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这样一个战略也能够争取到美国的支持，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试想，一旦原教旨主义文化在中国新疆盛行，就会在伊朗、阿富汗、中国新疆形成一个孕育恐怖主义的“新月形”战略走廊。这样一个结果，不仅是美国制衡伊朗的战略受挫，更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失败。

打击原教旨主义、保护与发展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战略，要避免简单套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法。如果用胡萝卜加大棒能够解决的问题，那就肯定不是文化问题。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本文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 年 1107 日）

【网络文章】

十年后，回顾新疆“内高班”

热依莱

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内地高中生班）的学生，毕业马上就要十年了。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制，“内高班”的设立，对于新疆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我想现在评判还为时尚早。十年之后，作为其中的一员，回顾那四年，对个人而言，虽然影响深刻，但却也并不十分怀念。

模糊的“内高班”

2000 年，即我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参加了“内高班”的考试。当时，

